

在大相岭深处

杨青



画里大丰

邹进

我的家乡是素有“黄海明珠”美誉的大丰区，隶属江苏省盐城市。这里地处苏北平原，东临黄海，是麋鹿的故乡、丹顶鹤的家园。

大丰是从大海中生长出来的，是长江和黄河东流入海携带的泥沙长期淤积形成的滨海平原。如今，这片土地仍以每年数万亩的成陆速度向大海延伸。滩涂湿地在淤涨的同时，也让大丰拥有了得天独厚的生态旅游资源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年幼的我经常跟着长辈们赶海。那时的大丰有许多破旧的老房子，海边则是荒凉的盐碱地，芦苇杂草丛生。直到1986年，大丰成立了麋鹿保护区，才有了一个像样的旅游景点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到外地求学。在众多的美术种类中，我迷恋上了连环画创作，立志要用插图展现家乡的一草一木和乡土人情。毕业后，我回到大丰工作，虽然暂时放下了画笔，但心中的梦想从未熄灭。一次机缘巧合，在一位老画家的推荐下，我有幸得到了为大丰文化丛书配图插图的机会，先后为十多本图书配图插图。这是我第一次用线条勾勒家乡的历史人物故事，每一笔都倾注了我对家乡深厚的感情。

后来，我调到大丰日报社工作。成为一名记者，我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，到大丰各地采访，亲身感受大丰日新月异的发展。在采访中，我了解到大丰多地在谋划发展旅游产业，这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。在大丰人的努力下，一个个旅游景点悄然诞生。

记得2000年，我来到麋鹿保护区参观。那时的麋鹿保护区还比较简陋，三三两两的麋鹿在狼尾草里低头觅食，大片的滩涂湿地显得很苍凉。但仔细观察，却发现麋鹿保护区别具特色，长满狼尾草的滩涂湿地保持着原生态的自然面貌。2008年夏天，麋鹿保护区的负责人联系我，告诉我那里正在打造麋鹿文化园，想请我为麋鹿岩画长廊设计三十九幅插图。我欣然应允，终于又有机会用画笔来描摹我的家乡了！

接到任务后，我赶到麋鹿保护区，查阅相关资料，并向专家请教，花了两个月时间，精心创作了插图。后来，麋鹿岩画长廊成为麋鹿文化园的一个特色景点。每次去那里，看到游客们在长廊前驻足、端详，我的自豪感都油然而生。后来，我又为白驹镇狮子口村八路军新四军会师纪念馆、张謇文化公园等设计了浮雕，如今，那里都成了大丰的著名景点。

这些年，大丰旅游蓬勃发展，大丰已经成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、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。中华麋鹿园、郁金香花海、梅花湾等数十个景区，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。尤其是郁金香花海，每到四五月份，大片大片的郁金香迎风绽放，五彩缤纷的花朵在风中摇曳，形成一波又一波的“彩色海浪”，如同打翻了的调色板，让人心醉神迷。

回眸大丰的旅游发展，一路走来实属不易。翻看沿海区位优势版图，大丰交通不便，实现飞速发展，必须要付出超常的艰辛努力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大丰人发扬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，向大海要发展。经过数十年的努力，大丰人硬是在茫茫盐碱地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港城。绵长的海岸线串连起一个个景点，麋鹿在滩涂上欢舞，白鹭在绿树间飞翔，茫茫滩涂变成了宜居、宜旅、宜学、宜业的“黄海明珠”。

去年夏天，离开大丰三十多年的堂哥回乡探亲，我带他四处游玩，大丰的发展让他非常惊喜。三十多年前，他摇着小渔船在大丰讨生活，怎么也想想不到，荒凉的盐碱地会华丽转身为亮点纷呈的旅游城市。他感慨地说：“家乡的变化太大了，一路走来，就像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，真是‘人在画中游’啊。”

下图为江苏大丰风光。
顾光辉摄（影像中国）



图片均为王江摄 制图：赵德汝

逐梦

在四川盆地西南部，大相岭逶迤向东，在荣经县龙苍沟镇甩出一段余脉。每年清明后，在这片高低错落的山岭上，“汤巴梨”的枝头就会绽放出鸽子状的花朵，人们称之为“鸽子花”。

二十年前，“汤巴梨”还不为人知，山里的人们砍树、挖煤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，大相岭不再山清水秀。

直到生态意识唤醒了这里，人们痛定思痛，放下刀斧，叫停煤矿，把美景归还大山。从此，每逢“鸽子花”开，游人就会从四面八方赶来……

一名装修工人来找郭红梅签字买钢材，工人刚走，电话铃声又响起。电话挂断后，她随即拨通另一人的电话，叮嘱一番。

“农家乐提档升级是好事。”去年底，郭红梅贷款两百多万元，张罗起自家农家乐的改造事宜。按规划，改造半年内完成。届时，餐饮、住宿、农事体验一条龙，接待能力将大大提升。

四十一岁的宜宾人郭红梅来到龙苍沟镇发展村已有二十年。从成都一所卫校毕业后，她辗转到此做村医。后来，与当地小伙子相爱、结婚，留在了这里。

婚后，甜蜜之余，郭红梅最大的感受就是“穷”。龙苍沟位置偏远，交通不便，眼前除了山还是山。山和山当然也不同，这里的大山上有珍稀的大熊猫，有开着“鸽子花”的“汤巴梨”。

1999年，龙苍沟森林公园成立；2000年，升级为国家级森林公园；2008年，这里发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野生珙桐林……

2008年，就在村民们把“汤巴梨”改口叫珙桐的时候，一大批游客翻山涉水，奔赴龙苍沟。起初，郭红梅还纳闷，这么平常的“汤巴梨”，过去都被当柴烧了，咋就值得兴师动众去看？

几番打探，一个令人惊讶的“秘密”传遍全村。珙桐因其独特价值和珍稀程度，被誉为“植物活化石”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。千万年来，大片珙桐林在龙苍沟静静生长。每到花开时节，山谷里恍若万鸽飞舞，甚是壮观。

早在2007年前后，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，阻断无序开发，在龙苍沟规划发展旅游业。然而，龙苍沟山高路险，名不见经传，“藏在深闺人未识”。2008年，大片珙桐林被发现，“鸽子花”迅速登上各大报刊，龙苍沟的发展终于迎来拐点。三年后，雅西高速公路通车，龙苍沟闭塞状况一去不复返。

一大批游客来了，看花看树饱了眼福，尽兴后才发现饿了没地儿吃饭，累了无处休息。了解到游客需求，当地政府随即做

动员，在村子里优先试点创办一批农家乐。自幼目睹父亲做买卖的郭红梅瞅见了商机，决心开办农家乐。起初，家里人还不理解，郭红梅只好一人操持。

没钱、没场地，郭红梅就东拼西凑，改造房屋，腾出九张床铺接待游客。2012年秋天，农家乐正式开业，郭红梅第一次挣到“旅游钱”。见妻子连日奔忙，丈夫嘴上不说，心却软了，腿脚勤快起来，农家乐在夫妻俩的经营下越来越红火。2016年，郭红梅家又修起四层小楼，客房增加到二十多间。

春天看珙桐开花，夏季在山中避暑，秋冬赏雪看雪，八方游客来来往往。2017年，郭红梅家的农家乐收入达二十余万元，此后逐年增加。尝到“生态红利”，他们一家成为发展村最早“发展”起来的一批人。

在农家乐，丈夫当厨师，郭红梅搞接待。郭红梅这回又要扩大经营，丈夫不再反对，还跟她说道：“守着绿水青山，不愁游客不来！”

如今，发展村有农家乐、民宿上百家，村民们端稳了“旅游饭碗”，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。

离开郭红梅家的农家乐，朝大相岭深处行驶七八公里，在一座雪白的山峰下，数十栋小楼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。

“山之阳，金光闪闪；山之阴，白雪皑皑。”在两棵高大的珙桐树下，五十一岁的周德祥骄傲地说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周德祥随父亲进山伐木，冷杉、铁杉、柳杉及各种杂木，遇见什么砍什么。“一棵盆盆粗的树要长三十年，直径在一米以上的就得百年。”在林子里长大的周德祥深知，砍树容易成林难，要不是退耕还林政策落地见效，大相岭上的许多地方现在还是在“秃头”。

不仅伐木，夏季还会上山“打笋子”。进入90年代，龙苍沟开矿，伐木成风，河水变黑，森林面积减少，别说大熊猫、羚牛这些珍稀动物，就连普通的飞禽走兽都难得一见。

成家后，周德祥跑运输的间隙，依旧每年进山伐木。有一回，周德祥进山砍树，一棵十余米高的大树没朝预定方向倒下，而是朝他的头顶砸来，险些砸中。周德祥捡回来一条命。

“不敢砍了。”放下斧头，周德祥和妻子进城开餐馆，一家人告别山林，另谋生计。几年后，两个儿子长大成人，生活日渐安定。此时，看不到绵延大山的周德祥，生出了回乡的念头。

2014年，为规范和发展旅游业，政府依山就势，打造龙苍沟叠翠溪景区。景区开业不久，各类文旅宣传和主题活动纷至沓来，龙苍沟的发展再上一个台阶。有的游客来了就不想走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，龙苍沟接待能力再次告急。

2015年，政府鼓励发展村金山组村民开办农家乐，周德祥得知后第一个报名。他放弃县城火火的餐馆，回乡办起了休闲农庄。

几年前，为给大熊猫留足“口粮”，野生八月竹、冷箭竹的竹笋不让挖了。政府鼓

励大家在承包的山林种竹子，与大熊猫互不干扰，还能挖笋卖钱，“十亩山林种竹子，一年七八万元跑不掉。加上休闲农庄每年进账十几万元，生活不用愁。”这笔账算下来，周德祥眉开眼笑。

经过多年治理，大熊猫、小熊猫、羚牛、红腹角雉回来了，珙桐、高山杜鹃、瓦山栲、紫花冬青一棵比一棵漂亮。周德祥脚底生祥，心念念想上山。

“不要命了，还想去伐木？”妻子问。“我要去找大熊猫，看看‘汤巴梨’开的花也安逸！”周德祥想进山当生态管护员。

“山之阳，金光闪闪；山之阴，白雪皑皑。”周德祥想进山当生态管护员。2003年，荣经县大相岭保护区成立，这片大山从此有了专职守护人；2014年，荣经县大相岭保护区升级为四川大相岭省级自然保护区；2021年，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，大相岭成为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为保护大熊猫，大熊猫国家公园荣经县管护总站于2020年成立。管护总站刚成立，就在金山组进行“海选”，两百多人报名，仅十人入围，当上了生态管护员。“入选的人得有文化、见识广，对这片大山了如指掌。”周德祥如愿入选。

从伐木人到“生态管护员”，周德祥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再次走进大山。

加入管护队后，周德祥每月进山五六次，检查是否有偷猎现象、火灾隐患，也要观察动植物健康状况。

有一回，周德祥和队友发现一只小熊猫趴在山上，一条腿无力地拖着。周德祥判断，小熊猫受伤了，必须立即救治。四五名队员互相使眼色，从三个方向包抄过去，将小熊猫团团围住，及时将其带到山下救治。

“小熊猫常出没，大熊猫则‘神龙见首不见尾’。”从小到大，周德祥在大相岭只见过几回野生大熊猫。

说罢，周德祥朝大相岭深处一指，对我说，在山脊另一面，大熊猫没准儿正在撒欢儿。

顺着周德祥手指的方向，我来到山势愈险、林木更密的大熊猫国家公园荣经县管护总站，这也是九〇后付明霞工作了七年的地方。

从家乡青海西宁到内蒙古求学，再到云南昆明做动物研究，付明霞没想到，自己有一天会在这里扎根，与大熊猫为伴。

为保护大相岭的生态环境，系统研究山中的动植物，地方政府出政策、拿资金，四处招贤纳士，网罗一批专业人才。那时，付明霞刚试着投出简历，荣经县林业局的电话就打来了。作为优秀人才，她从昆明被“引进”到天远地偏的荣经大山沟。

管护总站中有支大相岭监测队，连同付明霞在内，十四个人里有七名硕士。这在一个山区小县，可是不多见。这些大学生们的工作可轻松，他们与大熊猫玩“捉迷藏”，还要面对猝不及防的蚊虫、野兽困扰，山中迷路更是家常便饭。

去年夏天，付明霞和几名队员徒步四



图②为珙桐花。

小时进山，在一处崖壁下，一群羚牛闯入眼帘。人多了，警觉的羚牛闻声逃走。付明霞没等举起相机，就一个跟头摔了下去。脑袋没事，尾椎骨剧痛无比，蹒跚着下山，两个月后才恢复。

每次进山，要走一整天，除了观察植被生长情况，分析红外线摄像机拍摄的影像，最紧要的是捡拾大熊猫及其它动物的粪便。

在野外，每次采集到新鲜的、红薯形状的大熊猫粪便，付明霞都如获至宝。粪便带回实验室，在一批精密仪器下反复观察分析，大熊猫的年龄、健康状况、种群分布等信息逐一呈现。

当然也有遗憾。付明霞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大山里转，六七年过去，愣没和野生大熊猫打过照面。2018年，四川大相岭大熊猫野化放归研究基地投用，目前有三只大熊猫在此进行野化训练。虽然还没见过大熊猫，这些“国宝”依然是付明霞和同事们的讨论、观察的主角。

“不仅是大熊猫，我们还要研究与大相岭相关的动植物。同时，我们还要依靠大山里的村民，一起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。”付明霞介绍。

大相岭平均海拔较低，人为干扰颇多，要让生态保持平衡，就得给生活在周围的村民找谋生的出路。

管护总站有员工六十多人，一大半是当地村民。在这里工作，村民们既能上山巡护挣工资，也能就近料理农事、看护家小。

“村民习惯了‘靠山吃山’，我们就想办法减少他们对自然资源的依赖。”除了搞动植物研究，付明霞和同事们还在四处为村民“招商引资”。去年夏天，经过多方争取，一个铁皮石斛种植项目落户大相岭下多个村庄。村民在房前屋后的自留地种黄柏，又把铁皮石斛移栽到黄柏上，一块土地获得两份收入。从此，“靠山吃山”有了新的现实演绎。

日子一久，村民们恍然大悟，生态变好了，生活才能变好，游人变多了，钱包才能变鼓。

如今，大熊猫国家公园南人口社区在龙苍沟镇有序建设，旅游业、林下种植业未来可期；大相岭生态保护成效初显，没了偷猎和砍伐的危害，动植物研究也将更上一层楼。

离开大相岭时，起伏的山峦渐渐隐入夜幕之中。在漫无边际的密林里，大熊猫或许正坐在一棵高大的珙桐树下，美滋滋地吃着鲜嫩的竹子……

图①为大相岭风景。图②为珙桐花。

情满压岁包

吴昌勇

小时候，总盼着过生日、过节、过年。这些美好的日子，不仅能满足孩提时代最单纯的物质需求，也让寻常生活有了别样的滋味。

年是孩子们心目中最大的节。在孩子的世界里，年往往来得更早一些，从寒假开始，就觉得迈进了年关。我们盼望着新衣和糖果，盼望着喜气洋洋的年画和俏皮的鞭炮子，还有长辈们给的压岁包。

确切地说，那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压岁包，更是炉火旁的成长礼，是一份握在手心里的爱。通常是在大年初一的早晨，吃完迎新的饺子，穿着新衣的我们，“抖

通”一声，喜滋滋地跪在长辈的膝下，送上比“新年好”更有乡土味儿的问候与祝福。长辈们见状，便爱怜地伸出手，将我们拉进怀抱，满是老茧的大手热乎乎的，那侍弄庄稼的粗壮指节，像是被春风熨帖过，变得温柔起来。

映着炉里的熨熨火光，他们从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，塞进我们沾满糖果甜香的小手，并一个劲儿叮嘱：“拿着，拿着吧，钱不多，去买个本子，买支笔，好好学习。”

每逢这时，我总会转过脸，用眼神询问父母。他们轻声叮嘱：“拿着，拿着吧，等你长大了，出息了，别忘了尽孝。”面朝黄土背

朝天的长辈，把所有的念想和憧憬，都寄托在与田里庄稼一般高矮的晚辈身上。接过那些被汗水浸润的压岁钱，我们原封原样地转手交给父母。等到新学期，这些零零碎碎的压岁钱就成了我们的学费。在那个经济拮据的年代，从小懂事的我们从不会乱花一分一文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个头蹿得和长辈一般高，恍然间就过了收压岁钱的年龄。等到成家立业，有了儿女，更感觉时间过得飞快。

在鞭炮和礼花声中，在迎来送往的祝福声中，我们也长成了长辈的模样，将一个

大地